

沈从文小说的情景叙事

臧玉超

(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摘要] 沈从文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新时期以来,学界对沈从文及其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文章主要从情景叙事的角度研究沈从文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并分别从自然风景的描绘和意境的营造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弥补学界在叙事学角度研究沈从文小说文本的空白。

[关键词] 沈从文小说; 叙事艺术; 情景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5-0088-03

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已经对沈从文的小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沈从文小说文本进行的研究几乎为零,从情景叙事的角度去研究更是一片空白。由此,本文力图从情景叙事的角度深入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艺术经验,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沈从文的小说文本。

情节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现代小说不再一味重视情节,但仍不可否认,情节依然是小说的重要要素。并且,情节的完整性、曲折性往往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传统的小说里,叙事是中心内容。所谓情景叙事,是指在文章的叙事展开过程中,情景的设置贯穿文章始末,为故事的演绎推进提供一定的场景和情境。甚至完全可以没有故事,情景就是故事本身。沈从文放弃了传统的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在小说创作上淡化故事情节,一定程度上淡化人物性格,淡化小说虚拟现实、再现和提升现实的功能。他所追求的,就是用诗一般的语言、文字营造一个抒情的、引人入胜的意境。无论是广为人知的《边城》,还是诸如《静》《阿黑小史》《菜园》等作品,它们展示的乡村世界总有翠竹、碧水、木桥、古塔、杨柳……共同组成的风景线,营造出超凡脱俗的意境。细细品味,冲淡平和,虽然感伤色彩不明显,但读者却能从中感受到一丝丝哀怨忧郁之情,其实那是经历伤感之后寻求解脱而不得的结果。

一 融自然风景的描绘于叙事

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迎合阅读习惯中对小说要有连续的完整的情节的要求,小说的叙事法则对非情节因素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不可多用,并且应有清楚明显的交代。可是,沈从文在小说中却游离了这样的叙事法则。在他的作品中,非情节因素可谓俯拾皆是。例如,对风景的细致描绘。沈从文长于描写宁静和谐的自然环境,着力于对大自然的描写,并以

此映衬纯真的人情美。可以说,沈从文小说中的世界经常就是风景的世界。沈从文小说中充盈的如画风景,那些小桥流水,绿树红花,甚至是那些再平凡不过的琐碎生活景象,都为他的小说氛围增添一抹清新素朴的色调。在过去小说中,风景描写往往只有某种辅助参考作用。而在现代小说中,风景描写往往是叙事的目的之一。《边城》中沈从文描写了很多美妙的景致:青山绿水、翠绿竹林、鸟的叫声、平凡古朴的河街等等。这些景物连同翠翠和祖父及傩送等人的生活故事一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沈从文作品中的角色,抛开他的人物角色,景物依然完整和谐,如诗如画,甚至可以单独成为文化积淀的标记。人物在他的笔下反倒成为景物的点缀。沈从文的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在结构安排上独出心裁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呈现出风景画式的结构。

《边城》中,杨马兵受船总顺顺之托来老船夫处说媒,此时的翠翠以为求婚的人是二老傩送而“心轻轻的跳着”,并且“脸同颈脖全红了”。但当她终于听到祖父说“大老是个有出息的人,为人又正直,又慷慨,你嫁了他,算是命好”时,翠翠的心变得“乱乱的”,开始漫无目的地向四周看着。此时作者是如何描绘翠翠眼中的景色的呢?“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炙到人肩上背上已有了点儿力量。溪边芦苇水杨柳,菜园中菜蔬,莫不繁荣滋茂,带着一份有野性的生气。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窸窣作声。枝头新蝉声音已渐渐洪大。两山深翠逼人竹篁中,有黄鸟与竹雀杜鹃交替鸣叫。翠翠感觉着,望着,听着,同时也思索着……”^[1]此时的作家俨然是一个感性又严谨的画家。雨过放晴之后,溪边绿色的杨柳、菜园中整齐的菜蔬、深翠竹篁变鸣禽的写意,这又是一幅由色彩组成的和谐画卷。其实,通过阅读文本,会明显感到沈从文是在不断地思考如何才能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变成读者可以用感官去感知的东西,让读

[收稿日期] 2009-08-16

[作者简介] 臧玉超(1981-),男,山东泰安人,汕头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者和笔下的人物同呼吸。他找到了用外在景物去激活自己同时激活读者的人生经验和审美体验从而获得一种审美快感的方法,这大大增强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小说《静》中,主人公岳珉是个“有一张营养不良的小小白脸”的十四岁姑娘,由于生计和战争原因在投奔北京的途中被迫停了下来。此时的岳珉心里非常压抑,总感觉周围的环境异常地“静”,静得怕人。而在这个时候,沈从文是这样描绘女子岳珉眼中的景色的:“日头十分温暖,景象极其沉静,……河水不像早晚那么绿,有些地方似乎是蓝色,有些地方又为日光照成一片银色。对岸那块大坪,有几处种得有油菜,菜花黄澄澄的如金子。另外草地上,有从城里染坊中人晒得许多白布,长长的卧着,用大石块压着两端。坪里也有三个人坐在大石头上放风筝,其中一个小孩,吹一个芦管喇叭吹各样送亲嫁女的调子。另外有三匹白马,两匹黄马,没有人照料,在那里吃草,从从容容,一面低头吃草一面散步。”^[2]此时的日头温暖地照耀着河水和大地上一切,河面上也在努力呈现着借来的光辉,黄澄澄的油菜盛开在充足的阳光之中,天上高飞的风筝和地面热闹的喇叭声更是证明了此时人们生活的热闹和从容。当你看到几匹颜色各异的马儿在低头吃草,是不是还会产生一种古典文人式的惬意感呢?这简直就是一幅以阳光和青草地为布景的精彩素描,且从这精美画卷之上还不断流泻出一种高亢的旋律之美。这样美妙的环境,本应是小孩子快乐无忧地成长,老年人幸福地颐养天年的好地方,但此时的岳珉一家人,由于战争原因却无暇也不可能享受这本应该属于她们的美好的东西,她们只是一群前景不可知的过客。作者在这里调动了色彩丰富的各种自然景物,不是用暗淡和沉默表达此地的毫无希望,而是用亮丽活泼的色彩和高亢的喇叭声反衬此时此地的异样的安静,这也是小说标题“静”所暗示给读者的。这就是沈从文在外在自然景物的描绘上所下的功夫。在颠覆传统叙事法则的情况下,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艺术效果。

二 在意境的营造中叙事

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深入其境,从思想情感与艺术氛围上受到感染。单纯的叙事,固然能表情达意,但是意境和情绪却能通过文字更好地传递作者的所思所想,更能引人入胜。唐朝诗人王昌龄早就说过:“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故得形似。二曰情境,……然后用情深得真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3]唯独意境是审美主体通过意象而感悟内心的体验和思考。“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的艺术思维既不停留于生活具象的摹拟,也不拘泥于意象美的构思,而是深化为“象外之象”——主体情感意志的审美化。沈从文将古典诗歌美学的意境营造引入小说文本结构中,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独创。沈从文的大部分作品擅长用清丽的文字描绘出诗画意境,而意境的呈现使文章的叙事过程唯美且不至流于一般表面的感受。《长河》中,重重远山横卧,茂密的树林掩映着村庄,藏匿着白墙小庙,林中偶尔听见斧头砍树的声音,却怎么也看不到伐木工人的影子。这一切不禁使

人联想到王维的《鹿柴》中所写到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寂静氛围;《边城》中,作家刻意描述了“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那质朴、甜美、雅致的田园风光美,又暗含这种和谐的美被外来物力所破坏的将来,以此映照人的孤苦、落魄和前景渺茫,令读者久久不能忘怀……沈从文用奇特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制造了一个奇美、朦胧的意境和氛围,在读其作品时,也需要读者跟上其思路大胆想象。沈从文小说中的意境充满了诗情。《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的最富有诗情的作品之一。

身为京派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的沈从文,其创作与“五四”以来文学的一泄无余的情感抒发方式和紧跟时事政治亦步亦趋地唱着时代主旋律高调的文学作品不一样,他在《边城》、《三三》等中短篇小说中是以带有浓厚的东方式古典色彩的意境营构成了具有传统美感的冲淡和谐、含蓄有致的动人审美风姿的。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终极追求,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境的苦心经营成为最能标示沈从文作品总体风格的文体特征之一。

沈从文的小说在意境的营造上,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他具有鲜明的乡村文化取向,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故土的眷恋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乡民的热爱,作者有着一颗敏感的心灵、洞入秋毫的敏锐观察力和非常细腻的笔触,故乡的山山水水、化外子民、风俗人情,互为表里,互相融通,山水有了人的存在而更显灵气,人有了山水的存在而更贴近自然。意境离不开意象的选择和营构。组成沈从文小说意象世界的首先是自然意象。在这一组意象当中,山水意象在作者的作品中显得尤为突出。除了湘西特有的多山多水的自然条件外,这恐怕也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审美取向有关。“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种种的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的深一点,也亏得是水。”^[4]这是作者的肺腑之谈。其实,中国自古就有“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的审美传统,不能想见,没有山水,中国的文学艺术会失色多少,湘西的奇山秀水养育了湘西子民,同时也养育了沈从文独特的审美情趣。第二是生活意象。包括一些场景意象和人物意象。在沈从文的眼里,生活即审美。作者熟悉他所曾经生活过的沅水流域的一切风物人事。试举《边城》一段描绘茶峒这类河街的文字为例:“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这条小河街。”^[5]你会惊叹于作者的感受力、记忆力是如此之强,一些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场景,经由作者一支笔的点化竟也能如此的错落有致和富有生机,虽然只是油盐酱醋、衣食住行,但分明可以给人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极具亲和力。另如《长河·大帮船拢码头时》有一段话:“既有两三百水手一大堆钱在松动,河下一条街到了晚上,自然更见得活泼热闹起来。到处感情都在发酵,笑语和嚷骂混成一片。茶馆中更是嘈杂万状,有退伍兵士和水手,……还有风流自赏提高喉咙学女人(的)……。”^[6]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很多是一些卑微人物,像柏子一样的水手、像从事最古老职业的吊脚楼妓女、像辰

河水上的船工, 这些人的身上寄托了作者复杂的情思, 交织着作者的爱与怨。还有一些, 诸如三三、翠翠、天天; 龙朱、虎雏、豹子一类的人物, 同样寄寓着沈从文对人性, 对民族的殷切期望和感怀。沈从文描绘这些场景和起居于其上的各种人物, 交给读者的其实是一份厚重又异常沉重的民族前进过程中的关涉人性的截面式历史画卷。在由自然景物、生活场景和作者强烈的主体情感相互交织的基础上生成的各种意境, 成了塑造人物形象, 传达作者情感和审美价值取向的最为重要的媒介。意境对于沈从文的小说而言,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结语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写意小说家承续中国古典美学传统, 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改变五四初期传入和确立的被正统化和经典化的西方小说的叙事方式, 从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叙事文学特征。他的小说重视塑造人物, 但已不再是创作重心, 有意淡化小说的故事和情节, 在小说的叙事方法上多借用对外在自然景物的描绘、意象的隐喻与象征、意境的刻意营造等被诗歌所运用的方法, 并将其转化为小说的叙事策略, 创造性地实现了小说诗情画意的隐喻性功能, 在作品中营造出具有深邃魅力的艺术意境, 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想象与阐释的空间。沈从文的小说叙事艺术是现

代小说作家对心灵领域的开拓。他坚持独立的个性意识, 小说即是他个性的投影, 或清丽出奇, 或平易通达, 其作品心灵自由的诗意体现具有不可复制的艺术魅力。沈从文思索生命与人性的文学母题与“诗化”叙事艺术, 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显得绝世独立, 卓而不群。沈从文的小说不会是稍纵即逝的历史现象, 它作为一种艺术原型, 已经溶解为“五四”新文学的内因子, 成为了中国文学宝贵的艺术传统。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 边城集·边城[M] // 沈从文别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169
- [2] 沈从文. 边城集·静[M] // 沈从文别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69
- [3] 陈良运. 中国诗学体系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239
- [4] 沈从文. 烛虚·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C] // 沈从文文集(第11卷).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323
- [5] 沈从文. 边城集·边城[M] // 沈从文别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106
- [6] 沈从文. 长河·大帮船拢码头时[M] // 沈从文别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92: 162.

The Scenery Narrative of Shen- Congwen' s Novels

ZANG Yu- chao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515063 China)

Abstract Shen- congwen' s novels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modern literary world in China. Since the new period of China, the academicians have studied Shen- congwen' s novels from all aspect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Shen- congwen' s novels in the view of scenery narrative. It will be discuss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scenery; the other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to fill in the blank in the study of the scenery narrative of Shen- congwen' s novels.

Key words The novels of Shen- congwen; the art of narrative; the scenery narrative